

人世间

72家房客

陈文念

我年轻时居住的地方，与一部老电影的名字相同：72家房客。因为名字好记，还有知名度，这个既温馨又有诗意的名字便流传开来。

72家房客，坐落在蓬莱县（今蓬莱区）钟楼西路顶端，是一片平房，属于县城郊区。房子外面就是果园，满眼翠绿，透着野趣。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蓬莱县政府为集中解决各市直单位工作人员的住房问题，突击盖起了两排房子，共72户。这些房子从外观上看，与农村的房子一样，灰瓦白墙，独立小院。三间房东西两间可作卧室，中间隔开，一分为二，里面是厨房，外面是客厅。房子算是公房，没有产权也不用自己花钱买。当时我参加工作已经五六年了，有资格搬进这样的房子。搬来的住户中，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占大多数。

房子是砖木结构，不如高楼好，但家家户户门前栽花种草、种时令蔬菜，透出几许鲜活与生机。

一半人间烟火，一半诗意凝香。在平房里，我度过了12年。在这里，我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虽然远离市区，冬天也没有集中供暖，但我喜欢这里的幽静。我工作的单位在城东端，上班需穿过城区才能到达，回家时还要骑着自行车爬大坡。公安工作经常需要加班加点，晚上不是蹲坑守候、清查没卡，就是随警作战、赶写新闻稿件，每天至少跑三个来回，但每次回家爬上大坡后就感觉心旷神怡，田野里散发着泥土的芬芳，野花绽放在路边，小河伴着蛙鸣流淌，好似一首交响乐在回响。

每一次我抖落身上的尘土，走进心爱的小屋，便感到十分慰藉而幸福。搬来不久，孩子就在这里出生了，日子更有滋有味了。母亲在这里住了3年，把孩子带到上幼儿园。那个狭窄的小屋里，盛满了各种精神食粮，墙面、地上有孩子写的字、画的画、编的儿歌；桌子上有我创作的文稿，在读的唐诗宋词、文学专著……床上、沙发上、书架上摆放着书报。正所谓“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每天，闻着书香，抚摸着书页，抒发一下心中感想、独特体验，成了我生活的一大乐趣。每当孩子睡下，我和爱人各自捧起一本书，凑到灯下，一种温馨和谐的幸福油然而生……

72家房客背景相似，每日都衣冠齐整，骑着自行车上班。孩子们也彼此熟悉，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都能称名道姓。谁家的孩子出门早，就吆喝一声搭伴一起走。他们穿着白衬衫、蓝裤子，系着鲜艳的红领巾雀跃出门。30多年前，几乎没有化妆品，时尚的衣服也少，小女孩儿一律素面朝天，扎着马尾辫，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一双明眸充满着聪慧与灵动。她们大多在琴声中熏陶过，其中有好多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跳印度《拍球舞》的阿芳，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一招一式像极了热烈奔放的印度少女。既会拉小提琴又能唱女高音的小静，常常在晚会中压轴。身段高挑的华子，则是每晚晚会的报幕员，如公主一般，则压群芳……每到节日庆典，这些花一样的女孩儿便化了妆，穿着演出服，一起去剧

院。男孩儿则野性一些，他们穿梭在田野中，奔跑、跳跃、打滚，只要愿意，整个天地都在脚下。累了、困了，就躺在田里美美地睡上一觉，醒来，望着那蓝天白云，心情无比舒畅，小小少年没有烦恼。

72家房客附近有一座小山，名字叫小泰山。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杨朔的墓地就在那里。山上阴湿，石缝里会有一些蝎子，年龄大的孩子会很熟练地把它们捏起来装到瓶子里，到山里驯鹰的爷爷那里换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回来养。虽然来得知蝎子是药材，比小鸟值钱得多，但他们还是愿意到爷爷那里，送给他一些“战利品”，听他讲驯鹰驯鹰的故事。

最难忘、最温馨的要数过年了。大年初一早上，孩子们高兴地穿上新衣服，领了压岁钱，和父母挨家挨户拜年。回来时，口袋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糖果，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笑意。这样的场景，难以忘记，一旦想起，就会沁人心脾，韵味绵长。住久了，各家的主妇也熟络起来，谁在哪个单位上班、家里有几口人、长什么样，都一清二楚。如果遇到难事儿，邻居都会相互帮忙。孩子病了，邻居带着去找医生，家长加班没回来，孩子就到邻居家吃晚饭……72家房客就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晚上吃完饭，邻居们聚在一起打扑克，或是围在一起海阔天空地闲聊，有的还侍弄着小菜园，过着陶渊明式的悠闲日子。不过，这些闲情逸致与我无缘。因为对文学那份执着，我闲暇时间一心扑在写作上，好像此生是为文字而生。有时邻居们也来我家串门，进屋后总会发出惊叹：“啊，好多的书啊！”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房改开始，但是我们这里的平房不在其列。渐渐地72家房客中，有人在外头或盖了房或买了楼，老住户全都搬走了。曾经亮堂崭新的粉刷墙在时光的追逐下，露出斑驳的色块，墙角油绿的青苔，泛出一种古旧而温和的气息。偶尔，我在街头偶遇72家老房客，彼此相认，还能热情地打个招呼：“最近好吗？”只不过，时隔日远，曾经美丽的女孩儿早已为人妻为人母，调皮的男孩儿有的已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

时过境迁，我还是十分留恋住在西山72家房客的那段岁月，那里紧邻田野，接地气，风景很美，邻居们和睦相处，关系融洽。在那里，我每天早晨起来可以悠闲地爬山，活动筋骨；在那里，我比住在市区的人最先感受到每个季节；在那里，我的文学创作起航，诞生了第一篇处女作；在那里，我没有虚度青春时光。

如今，我也买了宽敞的楼房，面积比住平房时大好几倍。

时光如梭，物是人非。我曾经多次去过72家房客。回忆当年那段纯净、明朗的温馨时光和家家户户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人的岁月，回忆当年爬格子时虽苦而甜的青春……

蓬莱72家房客，我真想再回到那里居住，那里有我最值得回忆的幸福美好的时光，那里的小屋虽然简陋，但别有天地。

诗歌港

母爱地图

丁新军

孩子上大学后
她的脑海中开始产生一幅地图
结合着墙上的地图
她用眼睛在大脑中描画
沿着孩子乘车的路线
她的心一路蜿蜒随行
这是一根长长的风筝线

每周通两次电话
孩子告诉她她在哪个教室上课
操场在什么地方
早上在树林或湖边背英语
晚上在图书馆复习功课
周末看了场什么电影
去市里哪个景区玩了
一个个场景活了起来
孩子的音容笑貌清晰可辨
这些最终在她心里定格为点线面
留存心中的地图上
此后只要用感情的水一泡
就会如茶叶一样醒转过来

孩子觉得已经走向了广阔的世界
但他不知道的是
母亲心中有这样一幅地图
他一直没有走出母亲的心

娘儿俩

高明芝

两盘素菜
一盘炒的，一盘煮的
两份排骨
一份红烧，一份清炖

味道怎样
烂糊，好吃
咸淡合口味呢
我说过，好吃啊

我还想再活几年
这话我爱听
娘的手脚不抖了
儿的心也不抖了

焖子

王文静

穿过喧闹的大街
拐进僻静的胡同
在绿荫的街角
所城东门一隅
丝丝缕缕的热气
有焖子的味道
顽皮地钻进鼻孔里
忍不住的口水
唤我径直前去
瞧！还是那位阿姨
笑盈盈的脸上
依稀岁月的痕迹
三十多个春秋
从三毛到八个一元硬币
仍旧是那辆小摊
一双双期待的眼
翻动的凉粉锅铲
滋滋的铁锅香煎
直等着脆黄了皮
淋上香蒜麻汁
插着勺子来上一口
吃的是童年
品的是记忆

吹响柳哨

姜德照

吹柳哨，是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

这种游戏是有季节的，一般就在每年的开春之后。和煦的春风一吹，大地万物复苏，我们村西头河堤大坝上的一棵棵柳树开始泛绿，远看如一团团嫩绿的雾，倒垂的柳丝袅袅娜娜，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着。清明过后，柳条就更加柔软，而且开始“裂骨”了。在我们老家，说树枝“裂骨”了，就是说树枝的内骨硬了起来，与外皮之间开始分离了。这正是孩子们用柳枝制作柳哨、吹柳哨的时候。

傍晚放学后，孩子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提着篮子到野外的麦田中挖猪菜，并趁机跑到河堤大坝上，爬树拽下柳枝精心制作柳哨。从口袋里把铅笔刀掏出来，截下一段五指长的柳枝，把粗的一端切齐整，然后用左手捏住，右手开始拧动着绿色的柳枝外皮，从粗到细，一点一点地拧，很快树皮就松动了，再把里面白色的柳枝内芯抽出来，一根柳管就留在手里了。再用锋利的刀片在略粗的那端轻轻削去约一厘米的外表皮，露出细嫩的部分，把管头略一捏扁，嘴对准柳管轻轻一吹，那呜呜的柳哨就开始在旷野中响了起来。当年，我还试着用松柏枝、槐树枝制作哨子，也很成功。也许到了春天的这个季节，大地上很多树木的树枝都“裂骨”了。由于孩子们做的柳哨粗细、长短不一，吹出的哨音也不一样，有的声音呜咽，有的声音清脆，还有的声音粗细交织。一般孩子们都会制作好几个柳哨，有的还在手里提着一两根柳条，柳哨吹坏了，随时可以制作。

欢快的孩子们在田野里跑动着，柳哨也在孩子们的嘴里不知疲倦地吹着、吹着。有时候，孩子们还会玩打仗的游戏，柳哨就成了司号员的军号，孩子们头戴着用柳枝编成的伪装帽，鼓起腮帮子，挺起胸膛，用力吹着柳哨，想竭力吹出铜号那种独有的“嘀嘀嗒嗒”的声音，但是吹着吹着却只是发出呜呜哇哇的长短音。即使不像军号声，但孩子们依然大声呼喊着，跑着向前面的沙坝上冲去。

当夕阳落山，村里的上空升起袅袅炊烟，孩子们便急忙拽几把猪菜塞进篮子里往家赶。此时，那长短不一、声音各异的柳哨声，便开始在村子的上空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柳哨声欢快、响亮，传递出一个讯息——那就是春天来了……